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月令第六之四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夏小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日在柳淮南作招搖指未火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心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孔疏鶉火午次之號而斗建未之辰也　高氏誘曰柳南方宿周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六月建未未昧也昧曖于未三統歴

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案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廣十四度月建未而日在午未與午合也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為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為帝座左一星

為太子右一星為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奎見仲
春唐月令六月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
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
之中通書小暑日在井十六度大暑日在鬼一度今
時憲書小暑日在井十二度大暑日在井二十七度
古法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今法初井二十八
度終星六度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淮南子作百鍾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鍾者黄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孔疏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漢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班氏固曰林衆鍾種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萬物大聚

又曰林盛也陽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萬物

衆聚而成之　韋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于正聲為徵　陳氏祥道曰林鍾建未之律萬物之茂止于此矣故曰林鍾　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存疑王氏喬桂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為姤陽之極也陽歸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熒户扃反又吕氏春秋作凉風始至蟋蟀居宇腐草為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六月鷹始鷙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案本亦作鷙螢飛蟲螢火也　高氏誘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為將搏擊也蚈馬蚿也幽州謂之秦渠亦曰螢火　李氏廵曰螢火夜飛腹下有光

如火故又名即照　孔氏頴達曰蟋蟀蛬也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郭以為促織蔡以為斯螽皆非于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稱化者螢不復為腐草也　馬氏晞孟曰温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陰始矣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鷙矣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方氏慤曰效彼為

之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　應氏鏞曰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凉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壁迎凉風之微也

通論方氏慤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温風始至也八風坐八方以應八節月令所言特記時而已故略也東風即條風温風即景風盲風即閶闔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言於季夏陽饒之意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張氏虙曰當未上六月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唐月令屬季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孔疏明不獨季夏取案蛟本鱗蟲言甲者從其多者言之也周禮曰秋獻龜魚孔疏獻人職文又曰凡取龜用秋時孔疏龜人職文此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

秋據周之時似誤孔疏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于此言記之者非也蛟言伐以其有兵衛也黿言登尊之也鼉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令月令漁師為榜人

高氏誘曰漁師掌魚官鼉皮可冒鼓詩鼉鼓韸韸黿可為羮傳曰鄭靈公不與公子家黿羮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黿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　方氏慤曰命漁師于季夏欲以䟽暑之氣煖其皮甲可耐久也　陸氏

佃曰君子退陰而進陽言于此抑殺氣焉

存疑孔氏頴達曰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為也

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高氏誘曰澤人掌澤之官　方氏慤曰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共音供為于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孔疏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秩芻出于山林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孔疏知非諸侯者取芻養牲不可太遠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令月令四為田孔疏令田監大合秩芻牲以供祀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孔疏民皆蒙福是不虛役民力

方氏慤曰神降而為靈言

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内事故言靈　馬氏晞孟曰四監四郊各以監受其入也百縣甸服之内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祭祀非獨共也謂民力之普存也民神之主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

存異高氏誘曰周制天子畿内方千里分為百縣有四郡郡各一大夫監之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乃以郡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　徐氏師曾曰此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

案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秩芻非虞衡所供鄭云今月令為田蓋甸即田也以為民祈福言王者之心無不為民耳非必有祈禱之文也徐說未確高說則又近于誣矣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别貴賤等給之度貣音二又他得反等給吕氏春秋作等級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官染人也孔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絲枲染人等

此據染采采五色孔疏未用為采已故知染人用為色散文則通質正也良善也

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疏

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周禮司常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

孔氏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為宜

也此是秦法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總染五色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黄蒼赤互相備也旗章詩織文鳥章是也 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代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為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所以别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所以别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陸氏佃曰此時繅之既畢

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所云遂朱綠玄黄之是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僞用僞則質不良矣　張氏虙曰黼黻文章見於冕服其事為重法古人所創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為不衷之服矣黑黄蒼赤泛言五采又非冕服比質取其實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之物也且不特用之于服也以為旗章而貴賤等給皆從此定可不謹哉　徐氏師曾曰祭服旗章之等皆以此别之所以防僭亂也

存疑方氏慤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　陸氏佃曰婦官若九嬪世婦案注以婦官為染人盖本周官太宰言之陸說未當案染采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間織之則為黼黻文章象四隅也以一色專織之則為黑黄蒼赤象五方也間織則恐其過巧故必以法故而無或差貸專織則恐其飾美故必以質良而無敢詐偽祭服皆用專色為旗章四正亦用正色四隅則用雜

色爲多如東之南則青多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也等給當依呂氏作等級方說巧而曲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其未堅韌也　高氏誘曰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巡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　方氏慤曰斬則絶之伐則傷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

案毋斬伐順長養也又凡木春夏斬者多蠹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待呂氏春秋作干時神農將持功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可以興土功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孔疏土雖寄王四時而夏火秋金之閒土專用事以相生大事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孔疏

神農土神也土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若于此時逆令召民民心驚動是妨土神之氣事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孔疏非惟神農罪之天亦殃罰之　高氏誘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不舉兵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因水潦盛昌命神農於此修行堰畝脩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天殃之矣　孔氏頴達曰蔡

邕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値東井故水潦盛昌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干災害　方氏慤曰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舉大事則人不安且并春生而夏養之氣振蕩之矣神農者農之神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守其成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徐氏師曾曰神者天之功用違神則違

天矣

案蔡以神農為炎帝鄭以神農為土神高以神農為農官義皆可通而皆不甚確今細玩其文但謂不可以大事妨農事耳不曰農事而曰神農之事重之故神之天生民而穀以養之稼穡之事非天事乎人君知此則敬民重農皆天鑒之不敢輕用民力以獲罪于天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或作辱音同薙他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案迫地本俱作迫也非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稼也薙氏掌殺草其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孔疏周禮薙氏職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注萌耕反其萌芽也夷以鉤鐮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熟耜以耜測凍土剗之也水火變之先以火焚其草後以浸漬之變此塉地為肥土潤溽膏澤易行

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强檃之地孔疏强是不軟檃是壚闕高氏

誘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至彊界畔也　孔氏穎達

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

而行五月夏至先芟草暴之至六月合燒之又於所

燒田中壅遏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時日暴水熱

沫沸如湯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

糞田使肥也　方氏慤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潤則水

勝火火反溽焉糞田疇美土彊甚言殺草之利也

陸氏佃曰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吳氏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耕難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欬苦代反隼息允反鷙音至又淮南子下有六月官少内其樹梓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春令則辰氣乘之行秋令則戌氣乘之行冬令則丑氣乘之也未屬巽孔疏易林云震主庚子午

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故多風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登傷于水也女災含妊之類敗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高氏誘曰春木性隨落故穀落民病多欬土氣勝也多遷徙陽布散也高下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冬陰閉故風寒不

節鷹隼蚤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　方氏慤曰自下升上曰遷自此適彼曰徙　張氏虙曰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而落非衰而落也肺受風故欬春主發散人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　朱氏申曰鮮而落生氣過盛也女災陰氣過盛反傷之也風寒感隆冬之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為辰土之氣所應行秋令為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為丑土之

氣所應也

中央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　孔氏穎達曰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木配春火配夏秋配金冬配水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而其位本在未亍季夏之末火金之閒故在此陳之土所以在中央者以其

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也　方氏慤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其序適居中央若周人兆黄帝于南郊迎土氣于季夏亦以是爾歷于立秋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　張子曰土固多于四者然其運行則均同耳寄王之説未安也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在離火兌金之閒是以在季夏之末　彭氏廉夫曰土為木火金水之主無乎不在三百六十日無日不然亦猶冢宰列六卿中

實為六卿之長無所不統也

案自天而言則地在天中即土也自地而言則木火金水皆載其上地道之所以承天不可以一方一月言也自天干而言則戊已居中且在火金之閒以遞相生也自地支而言則辰戌丑未居四方之隅木火金水無不歸于土此即代終之義而寄王之說所自起不妨以方舉以日計也五行之說多途要其理原一致爾

其日戊己

正義鄭氏康成曰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黄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云戊茂己理也豐茂于戊理紀于己　陳氏祥道曰戊數五己數九同于為土為信　張氏虙曰五行播于四時戊己屬中央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黄帝軒轅氏也　高氏誘曰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為后土之神孔氏頴達曰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張氏虙曰相傳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黄者中央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　孔氏頴達曰后土為土官而鄭知非句龍者以句龍後轉為社則后土官闕黎則兼之也

案黄帝天土德之帝后土天土氣之神軒轅句龍則人帝人官之配食于此者也

其蟲倮倮力果反呂氏春秋作螺

正義孔氏頴達曰大戴禮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　朱氏申曰中央則中中而信故倮蟲屬焉以其

質順也　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于木火金水故以蟲之倮者屬焉存異鄭氏康成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方氏慤曰蛙螾之屬

案傳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倮而為萬物之靈也倮蟲三百六十若雕題交趾比肩奇肱之國皆是若鄭謂虎豹則虎豹乃毛蟲不可謂之倮方氏謂蛙螾之屬則

又太微而不足為倮蟲之長矣

其音宫律中黄鍾之宫

正義鄭氏康成曰聲始于宫宫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宫聲調樂記曰宫亂則荒其君驕黄鍾之宫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俱終于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黄鍾之宫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　孔氏頴達曰律歴志五聲始于宫陽數極于九九九九相乘故八十一而

數最多聲最尊黄鍾之宫於諸宫最長與中央土聲
相應賀瑒云黄鍾十一月管何縁復應此月正以土
義居中故虚設律于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
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欲與四時為
互一原從四時之管不别候也蔡氏熊氏以此為黄
鍾少宫半黄鍾之律亦用以候氣則六月之律林鍾
六寸七月之律夷則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
之律于此候之乎黄鍾之調均則下生林鍾為徵上

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凡十二律各有五聲總之則六十聲也　漢志曰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方綱也　高氏誘曰宫土也位在中央為五音主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宫如牛鳴窌中大史公云宫動脾而和正聖聞宫聲使人温舒而廣大　又曰律中黄鍾之宫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黄鍾其思量得不是愢地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黄鍾不動十

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又曰京房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是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

案熊氏候氣之說斷非也六月方用六寸之林鍾又用四寸五分之黃鍾何所適從乎若謂後十八日氣降而四寸五分不應七月又升而五寸三分也至聲

之所中則九寸者高宫三寸九分者低宫又未嘗不可兼該耳朱子以此為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不動之黄鍾是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高氏誘曰五行之數土第五也　馬氏晞孟曰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者

所以養萬物也土主四時而分王故五味以甘為主五氣以香為主　方氏慤曰土可稼穡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甘味之主香氣之主中氣之為用如此而已　朱氏申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指成數獨土主生數者土分王四時以成物則不嫌于不能成也稼穡作甘土之味也稼穡之氣其香始升故其臭香　彭氏廉夫曰土言生數土為生之本而君四時且洛書無十取五以為中也甘為五味之

主香亦為五氣之主

其祀中霤祭先心霤力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孔疏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言陶復陶穴也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霤之謂之霤後世開牖象之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霤也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

他皆如祀户之禮　高氏誘曰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孔氏頴達曰土五行之主神在室之中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因牖象霤故設主牖南之下而北向

存異張氏虙曰心當作腎土所勝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圜于權反閎音宏呂氏春秋作高以揜又淮南子有中宮

御女其兵劒
朝于中宫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

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孔疏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

故取尊大之名又尚質之義也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孔疏易坤為牛又五行傳

思之不睿則有牛禍器圜者象土周布于四時閎讀如紘謂中

寛象土含物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

其中央故曰大室　孔氏頴達曰案考工記云周人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是五室皆二筵

無大小也中央獨稱大者土為五行主尊之故大之
然夏世室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
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
中央大于四室但文不具耳
案此大室四仲皆居之閉其西南北之戶則為青陽
大廟之大室閉其東西北之戶則為明堂大廟之大
室仲秋冬各閉其三戶亦然若季夏則自居明堂右
个不于此矣而屬之此者以中央土屬之也又孔氏

疑中央應大于四室而文不具考蔡邕言大廟方三十六丈丈乃尺字之訛盖室中二筵而室外前後左右各得一筵以為重檐所覆則其廣四筵而此四筵外又各虚一筵以為大廟之庭與四周之四廟八室相接也

存疑李氏謐曰考工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五室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居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居其月之辰也鄭康

成乃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交以用事可謂
攻乎異端疑誤後學者矣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每室二筵則五室復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纔有
四尺五寸之堂且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戸戸之兩頰
纔各七尺全置八尺之斧依且不容矧戸牖之間哉
盛德篇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得之戸牖失之九室以論五
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義無所據也且堂之修廣纔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一室僅可一丈戶牖于何容之蔡伯喈假其法象因偽飾辭亦可歎矣　袁氏翻曰考工明堂同是五室其九室著自戴記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制鄭王亦云周是五室於今不同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乃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不叵異乎晉人穿鑿謂

之一屋更屬不經

辨正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

堂左个中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昬建星中旦畢中夏小正七月漢案戸初昬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日在翼淮南子作招揺在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孔疏鶉尾已次之號而斗建申之辰也 高氏誘曰翼南方之宿楚之分野 孔氏頴達曰秋揫也收也七月建申申堅也律歴志申堅於申三統歴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旦井初度中元嘉歴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案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月建申而日在巳申與巳合也唐月令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通書立秋日在星一度處暑日在張八度今時憲書立秋日在柳七度處暑日在星六度古法鶉尾初張十八度終軫十一度今法初星七度終翼九度

其日庚辛淮南子上有其位西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改更於庚悉新於辛　陳氏祥道曰庚數八辛數七同於為金為義　張氏虙曰庚辛屬秋以秋盛德在金也

其帝少皡其神蓐收蓐音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少皡金天氏蓐收少皡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孔氏頴達曰金天氏與少皡金位相當左傳蔡墨云少皡氏之子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皡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張氏虙曰相傳西方之神少皡乘兌執矩而司秋元氣廣大謂之皡春為大皡則秋為少皡

存疑高氏誘曰少皡帝嚳之子摯兄也

案左傳郯子云我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

又案少皥天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

其蟲毛

正義戴氏德曰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　鄭氏康成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朱氏申曰秋則右而義毛蟲屬焉以其力强也　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　盧氏翰曰西方白虎七宿金屬其

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夷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云商亂則陂其臣壞孔疏徵數五十四三分之為十八者三又益一十八得七十二數次多故次濁

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孔疏大呂長八寸不及半三分之為二十八有零者三去其一得此數周

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孔疏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忒　高氏誘曰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夷則　班氏固曰夷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漢志曰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商為金聲金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則法也陽氣正法度而傷使陰氣當傷之物也　韋氏昭曰九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　歐陽氏修曰商傷也物過老而悲傷

夷僇也物過盛而當殺　陳氏祥道曰夷則建申之

律人至申而氣夷物至申而有成　朱子曰管子云

凡聽商如離羣羊大史公云商動肺而和正義聞商

聲使人方正而好義又云夷則之律長五寸五分五

釐一毫

存疑王氏喬桂曰自是而後已向於秋矣故夷則長

七寸五分自林鍾降九分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其數九下唐月令有其性義其事言

正義鄭氏康成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亦舉成數也辛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孔疏易地四生金於西天九成金於西但言九以成為功也皇氏云金數四得土五而成故九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金在氣則腥在口則辛也　孔氏穎達曰金所以在西者西方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　馬氏晞孟曰秋以陰中生金金之形成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臭腥　方氏慤曰腥陰臭也秋為陰中故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

正義鄭氏康成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臓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高氏誘曰孟秋始内由門而入故祀門肝木也祭先之用其所勝

孔氏穎達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故秋為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故春為陽中然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五臟肺最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中脾不當中而鄭云秋為陰中於臟值肝春為陽中於臟值脾者由秋不得繼夏隔於土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　張氏虙曰塞向墐戶至春而出戶祀其出也萬寳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人自右手以命脉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為腎而春脾夏肺中央心秋肝冬腎之祭定矣　黄氏震曰肝屬木金克木故祭

先肝以養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夏小正有莠雚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時有零雨灌荼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孔疏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方氏曰黑而赤者謂之蜺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

高氏誘曰涼風坤卦之風為損降也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

方氏慤曰涼未至於

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生秋露殺以殺故言白以白為金之正也戮盖殺之也　馬氏晞孟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案散疑當作斂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祭鳥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而况於人乎　陸氏佃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言其氣也　彭氏康夫曰涼風八風之一西南風也　盧氏翰曰涼薄也寒也

未至於寒特為寒之漸爾嚴凝之始也陰生於午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陰極於亥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終主秋冬而以收藏為事也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為雨露陰盛則凝為霜雪白露露感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　張氏虙曰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

存異陳氏澔曰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辨正徐氏師曾曰此記時候不言政事陳說非也

案夏小正傳曰寒蟬者蝭蟧也蟬啞蟬也青赤色與仲夏之蟬異種前此瘖啞此時得風露乃鳴葢陰類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淮南子有西宮御女撞白鐘其兵戈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鬛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高氏誘曰總章向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南頭室也白順金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也　張氏虙曰秋為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為章白在其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為尅我赤白不相離故以總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乘路宜尚白而言戎路以用言之若詩元戎小戎重兵也但兵車鞔之以草而漆之無他飾此飾以白耳麻木穀金玉之時恐其或過取物之竊我者以殺之

犬金畜金王之時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調之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廉稜也以春對觀圜則深廣廉則方嚴達則顯深則隱

案麻木穀而位西方秋食之從其方也犬艮畜艮陰盛於下而陽日消亦秋之象器外廉象秋之嚴內深象陰之斂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高氏誘曰迎秋於西九里之郊金氣用事治兵討罪非帥不整非武不威故賞軍帥武人於朝與衆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賞帥武人順時令將振武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順猶服也　方氏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厲兵則器無不利簡之則無不擇練之則無不熟然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必任有功而或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不能盡其謀能者不能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

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征不義言其道詰誅暴慢言其事義人所好不義人所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違矣　朱氏申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案周禮夏官文　董氏應暘曰命將所以征不義傑俊即士詰誅即征暴慢即不義也明所惡即以見所好順聲教四訖之意　徐氏師曾曰士言其人兵言

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者而以兵器練習之如此則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不置疑不中制而暴慢之不義者或問其罪或戮其人此非窮兵黷武正以明吾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耳夫所好明則人知慕義而來所惡明則彼知畏威而化乃順彼遠方之道也

通論劉氏恕曰天地方以義正萬民而可令不義之人横行天下乎則用兵以征不義扶生人之義理即

助天地之義氣也　彭氏康夫曰此說雖善然亦以天地肅殺之義著此令耳非拘泥以為出師必此時也觀者無以辭害意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句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繕市戰反搏音博創平聲折音舌舊音皙非甯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舊以斷決為句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有虞

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　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絶曰斷　陸氏佃曰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非直以傷創折斷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療之而愈則罪又有末減者矣　方氏慤曰法制古所有故曰修囹圄禁人之地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以戮之執以拘之

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先命有司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理如此用心之仁可知矣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為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朱氏申曰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張氏虙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以敎民非

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　徐氏師曾曰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

存異方氏慤曰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　張氏虙曰斷決囚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不審　徐氏師曾曰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贏

案注疏於審斷句無訓蔡氏以審斷為句吳氏纂言從之方氏以審斷決為句陳氏集說從之而按之文

義蔡氏為確不可以贏贏字鄭訓解髙訓驕謂有罪之人不可解縱徐謂陽道不可使太過方謂陰道不可使有餘則方氏為長又傷創折斷陸氏以民之相鬭言徐氏以官之用刑言則二説可兼蓋既傷創折斷皆所當恤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唐月令是月也下有築場圃三字

正義高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孔氏頴達曰

不云牲記文畧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獨於稷言穀以稷為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皆以此爾

存疑鄭氏康成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朱氏申曰不言所配以萬物新成不可偏主一物也

案鄭氏不知此穀之専指稷而以為黍稷之屬反疑前此之薦黍為舊黍則麻與稻皆穀也可指為舊麻

舊稻乎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坏音培

正義鄭氏康成曰收斂物順秋氣也備備八月也以八月宿值畢畢好雨也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皆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高氏誘曰坏猶培也　方氏愨曰隄防大故欲完壅塞小故欲謹凡以備水潦而已

張氏虙曰宮室當脩垣墻當坏城郭當補此治國

之常經盖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生心棟宇傾欹則人肆侮國體所係豈止禦災捍患已哉

通論方氏慤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隂為入故秋主收斂天之示人有收斂之道人之奉天即有收斂之事

應氏鏞曰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而謹之盖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為民禦患一也

胡氏銓

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此非土功時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

正義高氏誘曰封侯裂土封之大官上公九命割地以地賜人大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所以皆不宜行　張氏處曰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則有功而加地也　又曰雖與祭統不合然亦不相悖也　方氏慤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藏於

府庫而以賜人故言出皆非收斂之事故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失其義矣　孔氏頴達曰鄭云毋封侯割地為失義則毋立大官行大使出大幣為得禮　陸氏佃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毋以是月務行之耳　陳氏澔曰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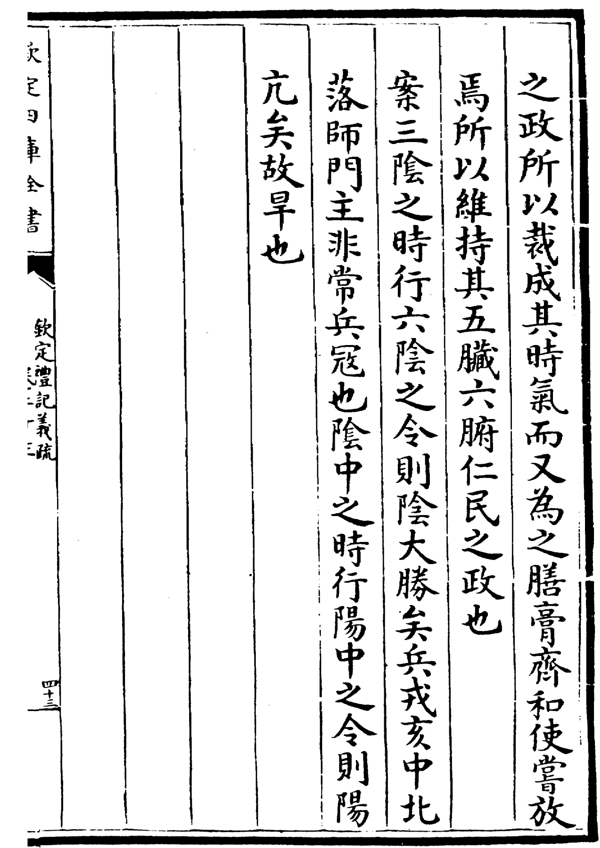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淮南子下有七月官庫其樹楝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冬令則亥氣乘之行春令則寅氣乘之行夏令則巳氣乘之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稻蟹之屬孔疏越語王孫雄曰今吴稻蟹不遺種謂蟹食稻也戎兵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主武事旱雲雨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也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瘧作厲　高

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冬玄武之屬金水相幷則戎兵來侵春陽亢燥故旱是月涼風用事而春煥乘之故穀更生而不實夏火王故多火災金寒火熱金火相干故不節而使民病瘧　朱氏申曰戎兵乃來陰氣大勝而主殺也以三陰之時行三陽之令故陽氣復還以秋成之時行春生之令故五穀無實熱極生寒故不節　陳氏澔曰行冬令為亥水之氣所泄行春令為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為巳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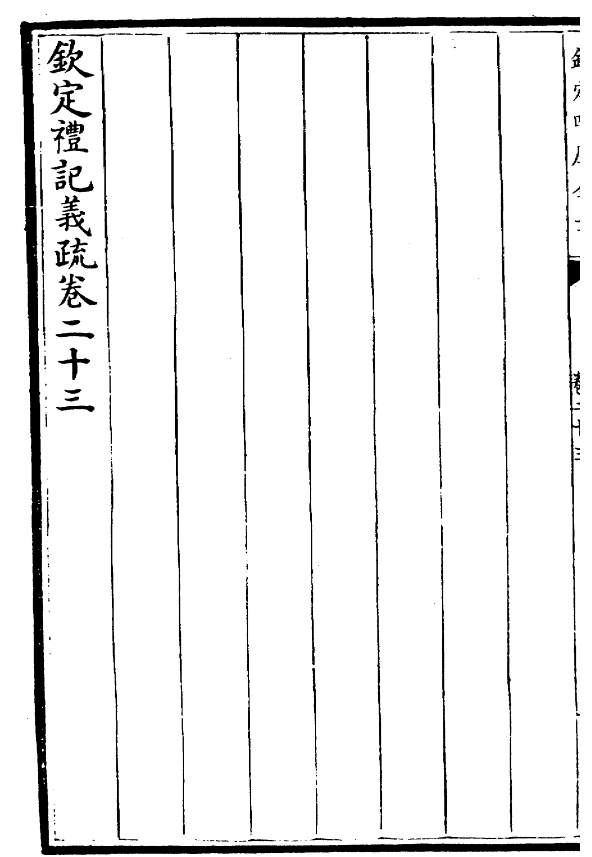
氣所克也

通論張氏處曰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無時非徒無益也　黄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宜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時之邪先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為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禮義



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臓六腑仁民之政也

案三陰之時行六陰之令則陰大勝矣兵戎亥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陰中之時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七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月令第六之五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音攜夏小正有辰則參中則旦日在角淮南子作招搖指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孔疏壽星辰次之號而斗建酉之辰也 高氏誘曰角東方宿鄭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八月建酉酉留也律歷志云留執於

酉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案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月建酉而日在辰酉與辰合也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纍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今時憲書乃十度者盖觜在上參在

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

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缺其一故先參後

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唐月令作八月之節日

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氣日

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通書白露

日在翼五度秋分日在軫一度今時憲書白露日在

張十二度秋分日在翼九度壽星古法初軫十二度

終氐四度今法初翼十一度終角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吕者太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周語曰南吕者贊陽秀物孔疏贊佐也陰佐陽秀成物也 漢志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班氏固曰陽猶任事陰故拒之 韋氏昭曰八月南吕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不榮而實曰秀 高氏

誘曰陽氣內藏隂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陳氏祥道曰南呂酉律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耳　朱子曰南呂正律五寸三分變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零一初六杪存疑王氏裔桂曰南呂長六寸六分自夷則降九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盲亡庚反夏小正有鹿人從駕為鼠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孔疏皇氏云秦

人謂疾風為盲風　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孔疏玄鳥不為仲春之候由别與郊禖為候且仲春時候非一也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但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也　羞謂所食也孔疏若食之珍羞相似　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皇氏曰丹良是螢火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孔疏是蟲乃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故蟲而謂之鳥以上皆小正文　二者文異未知孰是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燕春分

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

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西闔戸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玄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隂中也　陸氏佃曰鴻鴈何不言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存疑高氏誘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方氏慤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

所以備冬藏也　項氏安世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鷃鶉鴒鴈鶩令人皆至秋食之

案羣鳥養羞夏小正作丹鳥羞白鳥陸氏所謂先養之後羞之養之者仁羞之者義正謂此也陳氏集說亦主方氏若如高說當云羣鳥養羽羞字之訓未明如項說當云羞以羣鳥與以犬嘗麻相次矣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張氏虙曰當酉上八月位也

案總章兼祀五帝則祀金德之帝於此故亦謂之大廟其不言堂班布時政則八月涖之若大朝諸侯則必南面於明堂也居亦於大廟之大室開其西閉其東南北之户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糜粥飲食之事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令之八月比户賜高年鳩杖粉餈是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養老有祝鯁祝噎正宜如此　方氏慤曰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為重非庶人之老可與故與糜粥言行焉

彭氏廉夫曰几以安其體杖以助其力糜粥所以

滋養也

通論方氏慤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養陽非無

食養陰非無飲特各有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張氏

虙曰養老古之盛禮也若衰老之人則其禮不同矣

然授以几杖與致仕者同則其禮亦不薄爲之糜粥

憫其不能食也此與祝鯁祝噎之意同正未可輕視

也

存疑徐氏師曾曰杖以賜國老非庶人之老可與故

特言授

案此養衰老與養老禮不同養老是大禮此是通行

之令彭氏謂養老於學有國常禮於是月申令之非

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安見庶人之老不

可杖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安見庶人之老不可

授杖乎徐說亦非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淮南子作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繡謂祭服文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疏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衣會而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孔疏戰伐田獵等之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　高氏誘曰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命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凡兵事韋

弁服視朝皮弁服冠服者素幘也　孔氏頴達曰飭正也具飭備具正理祭服裳繡而衣畫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循故法也

存異方氏慤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袞冕之九章小至玄冕之一章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變裳曰服見必服乎其事焉正言冠帶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亦男女之異尚也　胡氏銓曰鄭以

具飾衣裳文繡有恒為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朝燕服者以禹惡衣服也　黄氏震曰小大長短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衣服則主燕服及他服言之

案具飾衣裳句提其綱下詳其目具飾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飾正之也衣裳以命服為重故先舉文繡至於小大若袼之可以運肘長短若短毋見膚長無被土其制度當各隨其人以為量無定數而有定式

當必循其故也詩以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明君子用
心之一所謂有常也若子臧之鷸冠子玉之瓊弁則
非常矣人之變常棄禮每於衣服見端具飭而正之
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事也時將授衣亦以順秋令
明肅之義鄭氏訓文為繪得之方以青赤合為文與
言冠帶以别男女皆鑿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
受其殃當去聲橈女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人命至重故必當凌弱為枉違强為橈反還殃咎也　孔氏頴達曰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乃重是其不當也　方氏慤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申之酉為陰中故申命止於是月斬者必殺殺者不必斬必當慮其及無辜也大辟尤人所重故特申之斬殺不當則以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

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矣

徐氏師曾曰反受其殃言殃在有司也

餘論張氏慮曰呂刑一書反覆用刑之道謂苗民殺僇無辜上帝降咎乃絶厥世反受其咎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橈受殃固其自取惟國家以若人掌刑使一婦銜寃三年大旱一夫茹苦六月隕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脉銷國之福殃在一人而幷毒流四海掌刑之責可輕付哉

案抑彼聽我曰枉屈己就彼曰橈考工記惟輈直且
無橈也高注凌弱違强於義甚明盖於弱者而但據
法以斷不得其情則彼必受枉矣於强者而遂屈法
以就不正其理則我之法橈矣方謂枉在上不直橈
在下不申黄謂枉以直為曲橈以是為非於枉字可
通而橈字不甚明確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
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行中當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太宰祝太祝主祭祀之官孔疏周禮大宰職納亨贊王牲事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孔疏食草曰芻食穀曰豢五者謂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王氏肅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　高氏誘曰養祭祀之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祝大祝以騂牷事神祈福祥也循行犧牲視其全具恐毀傷也案所

芻豢察其肥瘠恐失養也　孔氏穎達曰物色騂黝之别周禮陽祀用騂隂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如五方各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上帝天也　方氏慤曰季夏之養牲盖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特命宰祝循行之而已全者純而不雜若毁事用尨非全也具者完而無傷若鼷鼠

食郊牛角非具也物色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吳氏澄曰一全具二肥瘠三比類四小大五長短五者皆中其度是謂備當　徐氏師曾曰季秋將饗帝故豫命宰祝循行之

存異高氏誘曰宰於周為充人掌養牲　方氏慤曰宰以宰牲為事者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

案養牲者充人之事此又命宰祝循行之重其事也高謂宰即充人非是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豈

有以宰牲為事者而命循牲哉方說尤非也芻豢說亦不的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儺同呂氏春秋難下有禦佐疾三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難難陽氣也孔疏季冬及季春皆難陰氣恐此亦難陰氣故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孔疏秋涼之後陽氣應退云難陽氣當涼反熱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亦故亦害人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孔疏季春陰氣右行日在昴畢此月陽氣左行斗建昴畢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

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孔疏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引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磔攘文不具耳 高氏誘曰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難陽氣諸侯不得難陽氣避天子也 吳氏澄曰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凉之氣於民間 陳氏澔曰暑氣退則秋之凉氣通故曰以達秋氣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季冬稱大難貴賤皆為也十一月陽氣至虛危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虛危而難者十

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氣相競十二月亦陽初起而陰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六月宿值柳鬼亦不難以陰至微未能與陽相競也其磔之牲大難用牛餘以羊犬及雞　成氏伯璵曰方相氏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厲疫之氣於宫中禳送之義也天以氣化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時為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難者貴賤至於邑里皆行之國難但於國城中行耳季春日在昴畢仲秋

斗建昴畢俱當大陵有積尸之氣季冬日在虛危又有墳墓之星天之道曰陰陽相沴則淫厲憑之而出助天行虐也　張氏虙曰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難曰以畢春氣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有不正干之則氣必抑塞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陽氣極盛邪氣自消不待難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季春云國難惟天子諸侯有之此云天子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　張氏虙曰至冬大難則磔牲秋則不磔盖達秋氣有輔相裁成之意焉惟天子能之不假有所磔也

案仲秋四陰之月秋氣漸達而當凉反暑則亢陽不正之氣從而橈之達者亦塞矣聖人扶陽抑陰而鄭以儺為逐陽氣者盖逐陽氣之不正者耳不正之氣

既逐則秋氣無所撓所謂達之者如此孔氏乃以陽為君道言之是誤以此陽為正氣也夫陽之正氣而顧可逐乎不若成氏避天子說為確　又案季春季冬俱言磔此獨不言磔故張說如此但注疏本王居明堂禮言不為無據也姑存張說以備一義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麻始熟也　高氏誘曰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竇音豆窖音教呂氏春秋作窌囷丘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地隋曰竇方曰窖孔疏似圓非圓似方非方曰隋 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孔疏此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

然未盡成熟尚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詩曰入此室處是也 高氏誘曰穿窌以盛穀也仲秋大内穀故修囷倉圓曰囷方曰倉 方氏慤曰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户之月

言之　朱氏申曰城郭崇土為之故曰築都邑畫地為之故曰建　呉氏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脩囷倉以藏物也　徐氏師曾曰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功之作於上者竇窖囷倉功之作於下者

通論董氏應暘曰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土功之時也孫氏謂此仲秋築城郭建都邑是秦法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積子賜反畜菜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畜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為禦冬之備也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為場人　方氏慤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其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故趣之焉　又曰詩言我有旨蓄亦以禦冬不特菜而已　吳氏澄曰言菜之外它物皆當積聚而蓄之以備禦冬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夏小正樹麥在九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孔疏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缺短是其乏也麥此時熟乃接續其絶乏黍稷百穀不言勸麥獨言勸是尤重之也　高氏誘曰罪罰也　孔氏穎達曰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薔麥應時而生

方氏慤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年利遲慮民惰而不種故勸之

案南麥多種於仲冬北麥且有種於仲春者不惟秋

也然惟秋種者得四時之氣為全故食之最有益北麥秋種者至冬盡萎而根力已厚其收視春種者倍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步回反涸戶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孔疏八月宿值昴畢畢主雨故云雨氣未止而曰水竭

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孔疏引周語以下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孔疏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東方天根亢氐之閒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疏農既收便其運轉高氏誘曰是月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雷始收藏其聲不震孔氏穎達曰雷是陽氣主於動十一月其卦名復是雷動地中也時氣尚温蟲猶須出入但益户使小十月寒甚乃盡閉

之　方氏慤曰陰主殺陽主生浸若水之浸言與日加益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盛於夏至此而衰矣

朱氏申曰雷發聲於陽中之時故收聲於陰中之時蟄蟲啟户於雷發聲之時故坏户於雷收聲之時

陳氏澔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彭氏廉夫曰陰氣吸故水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正義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

內實故謂之石　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

通論張氏虙曰霜降水涸天地閒肅肅乎嚴矣度量權衡亦以此時而一其制聖人所為一道德而同風俗乃自器用始也舜講於朝守之日而月令於春秋分後世之政治又詳於古矣周禮質人同其度量一其淳制犯禁有罰其所以重之則一也漢志律度量

皆用銅謂銅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未知舜亦用銅否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去聲匱其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　高氏誘曰易關市不征稅也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是便也上無乏用所求得也遂成也　孔

氏穎達曰易輕其賦税不為節礙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上下豐足故百事成也　方氏慤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待時而出出納皆以便民耳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財貨賄之總名財以待用用

以作事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　朱氏申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貨謂化之以為利賄謂有之以為利凡此皆以便民事也　彭氏康夫曰上下兼足皆由關市寛征以總結上文

餘論張氏虙曰仲夏關市毋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焉先王之制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來商旅之至要其道未嘗不易此商旅所以願藏於王之市願

出於王之塗也夫四方之集遠方之至豈有以號召之哉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為民也以此理財財若無由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自易中得之後世設關則為暴於市則罔利豈知易之義哉

存疑方氏慤曰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修矣

案本文止言商旅耳下半乃極言易關市之效未嘗

別言諸侯之職貢也分為二事非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　高氏誘曰數天道時天時類事類順其事類不干逆也　孔氏穎達曰興舉大事毋逆天之大數必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　方氏慤曰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

謂大數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可逆此

哉數之所運而為時時之所從而為類時方來故欲

順之而無違類有守故欲因之而無變然順之而或

茍猶失時也故曰必因之而或妄猶非類也故曰慎

此亦四時所同以當闔户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

通論張氏慮曰季夏戒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教之

言舉大事之道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復扶又反數音朔淮南子下有八月官尉其樹柘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春令則卯氣乘之行夏令則午氣乘之行冬令則子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故雨不降草木生榮應陽動也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孔疏仲秋為金金尅春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不能為害故但以訛言相驚也北風殺物故災先猶蚤也冬主閉藏故蚤收聲草木蚤死寒氣勝也 高氏誘曰秋陽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

尚生育故草木榮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民大恐行夏令夏氣盛陽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而五穀萌生也於洪範為恆燠之徵冬氣寒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故曰先也　方氏慤曰春雨生物秋雨成物雨非不降所降非成物之雨故草木不枯而榮也國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國有旱陽亢故也蟲不藏陰欲執之而不勝也五穀復生盛陽作故也風災數起以非時動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

先行則徵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張氏虙曰雨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木榮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蟲當藏而不藏穀不當生而生皆非正也雷已收聲謂之收雷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草木未當死而死亦失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為卯木之氣所仇行夏令為午火之氣所克行冬令為子水之氣所泄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夏小正九月内火日在房淮南子作招揺

指戌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孔疏大火卯次之號而斗建戌之辰　高氏誘曰房東方宿宋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九月建戌戌畢也畢入於戌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案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月建戌而日在卯戌與卯合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唐月令作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通書寒露日在軫十六度霜降日在角十度今時憲書寒露日在軫七度霜降日在角九度大火古法初氐五度終尾九度今法初亢初度終房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射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八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孔疏哲人謂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銍穫而收藏之

漢志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　班氏固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陽以終

復隨陰以始無厭射也　陳氏祥道曰無射建戌之律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　朱子曰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存疑韋氏昭曰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徧布前哲之令德使民道法也　高氏誘曰射出也陰氣大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著見者也　王氏喬桂曰無射五寸七分自南吕降九分

案曰無射者九月之卦為剝剝窮上反下無有厭斁上陽甫終下陽即始所謂不遠復也一陽在上為喆人其下五陰仰而戴之故曰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所謂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荅反鞠菊同華花同夏小正作遰鴻鴈爵入於海為蛤榮菊樹麥又有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豺祭獸夏小正在十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來賔言其客止未去也孔疏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賔此留止未去猶賔客之暫留大水海也孔疏國語云雀入於海為蛤戮猶殺也孔疏戮直殺之不以祭也後得者皆殺而不祭言禽獸互文耳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而過

商雒方氏慤曰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言有又獨言其色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豺所祭之獸惟可狩而獲者爾其餘凡可禽而獲者

皆戮之　陸氏佃曰來賓言寓中國如賓客也曰黃華以黃為美也祭言獸以大者祭也　張氏虙曰來賓言來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草木彫零而鞠始茂盛物皆黃而落鞠獨黃而華記異也豺性貪祭獸知有先矣以為未足又用禽而戮之戒貪也　朱氏申曰爵入大水為蛤亦飛物化為潛物也　彭氏廉夫曰獸言其大禽言其小　陳氏澔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

登者為客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䳇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攷工記天下之大獸五鱗羽皆在内是禽亦可言獸也

存異高氏誘曰賓爵老雀也棲息於人房户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案鴈非中國之鳥也月令紀鴈為詳以生於隂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啟行也正月

鴻鴈歸啟行未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啟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畧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北曰鄉曰歸鄉其鄉歸其鄉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以鴈固非中國之鳥也爵亦號嘉賓高氏賓爵之訓不為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複不若來賓之義正也爵不言化蛤不復為爵與鷹鳩之相復異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於陰也一於陰者須

陽化也雉化蜃亦陽化陰而蜃五百年而化蛟蛟五百年而為龍陰老復化陽也祭仁者之事也豺獺鷹不仁之物也其皆言祭貴仁也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仁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於是始可用也於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於殺不忍遽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大曰獸小曰禽戮言禽終不忍盡其辭焉爾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張氏虙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納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會猶聚也

高氏誘曰秋季物成故務入也會合也　孔氏穎達曰會猶趣也言人心皆趣向天地所藏之事以物

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馬氏晞孟曰申嚴號令天地方肅欲其聽命悉也

陳氏澔曰專務收斂諸物於内以合天地閉藏之

令也宣出則悖時矣

通論方氏慤曰藏冬事也内以會之則存乎秋矣不

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内季秋言

無不務内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

順陰陽之理而已　張氏虙曰天地之氣有發亦有

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哉藏則不復宣出矣會猶參也人之一身與天地並須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須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案中至於再也嚴在必行也號令由百官以布貴賤則自上而下盡乎人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盛之委也孔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之於神倉祇亦敬也孔疏恆以祇敬為心不有怠慢也　高氏誘曰冡宰於周禮為天官主治萬事故命之飭正也不有傾邪　孔氏穎達曰帝籍供上帝之籍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當敬而又敬必使飭正　方氏慤曰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於備收然後五穀可

舉其多少之總數將以制國用也舉要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會與此皆命之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晞孟曰敬在內祗外見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徐氏師曾曰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故必謹其事而祗馬一其心而敬馬各致其力而飭馬

餘論張氏虙曰冢宰將以制國用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歳錢

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朱氏申曰霜始降陰始凝也以將効功故休息也　張氏虙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

通論方氏慤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天地成物之功極矣人工其可不休乎季春百工咸理創始之時也孟冬工師效功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亦有不休者若弓人冬析榦寒奠體也經之所言亦大致然耳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猶猥卒也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

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陳氏澔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通論方氏慤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寒氣總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故命入室以禦之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蓋先期而命之也夏言處臺榭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爾　張氏虙曰聖人視民猶父母之於子疾痛苛養甚於在已民未嘗以力不堪告而上之人探其情

為是恩勤之教嗚呼仁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

高氏誘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竽籥詩云吹笙鼓簧此之謂也　陸氏佃曰此與孟春習舞相備孟春亦習吹季秋亦習舞釋菜上下比義可知

張氏虙曰以季冬大合吹故也

案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之所

謂笙吹也象武有辭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

饗帝不止用吹言吹則歌舞從可知矣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陳並以嘗字為句今不從

正義吳氏澄曰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上帝於明堂

而以文王配也　張氏虙曰仲秋告全具矣至此又

告備焉古人於祭祀誠篤如此不厭其煩也

存疑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

犧牲當前期告備於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

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存異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其犧牲而告備具也　鄭氏康成曰大饗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羣神禮畢而告焉　孔氏穎達曰嘗犧牲謂嘗祭羣神以犧牲也知非饗帝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

曰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後雩祀百辟卿士明九月大饗帝外亦當饗羣神也有司祭羣神畢乃告備於天子案五帝說無考

案嘗本秋祭言四時之祭者或以為孟月或以為仲月季月則未之聞也此季秋之月而言嘗故蔡鄭二家並舍時祭而别為之說然展牲既不可以嘗名羣神亦不可言嘗祭二家憑臆言之其不足訓固不必言矣惟吳氏說較為近似盖秦不師古其為歲也既

可以十二辰之末為首則其為祭也又何不可以三秋之末而嘗但於古無據又季月秋氣漸衰亦不可以言盛也惟是記文費解舍此別無稍合者姑以疑存之以俟之知禮者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上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此為歲終

孔疏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孔疏周禮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小宰職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　高氏誘曰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隣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

天子制之言與者兼事之辭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是輸納天子方氏慤曰合合而同之制裁而制之合自内以合外制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故合之而已百縣全乎臣則必制之焉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取乎下貢職之數共乎上法以定數數以成法亦互相備也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以詳責近以畧責遠也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取其所有不責所無

也　應氏鏞曰稅取於秋貢集於春稅之輕重所謂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也貢職之數所謂旅幣無方節遠邇之期而别土地之宜也稅法不於是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貢法不於是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也　張氏虙曰遠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馬氏晞孟曰陽終於戌歲功終焉故於歷以自戌至

戌為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孔疏據周官典命文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互文孔疏百縣亦合制諸侯亦受朔

劉氏敞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

辨正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非也

寀受朔日內而百縣外而諸侯之所同若百縣則畿內之地有賦無貢而賦法亦掌於冢宰其法縣之象魏不待頒也故別言諸侯若如鄭說則宮室車服若典命之等於本文為增添如劉說則百縣為諸侯之縣而畿內無有亦太詳外而畧內矣皆似不可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孔疏周禮五兵鄭司農云戈殳

戟夷矛酋矛鄭又注云步卒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孔疏毛詩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孔疏物馬齊其力也亦須齊其色詩駟騵彭彭高氏誘曰五兵刀劒矛戟矢也為將田獵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　方氏愨曰上言習下言教我教之故彼習之也　馬氏睎孟曰仲夏班馬政以馬為主此班馬政以御為主

通論方氏愨曰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

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馬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治兵其以是與　陳氏祥道曰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居左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盖以殳對矛則殳可攻矛可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而五兵之用莫便於戈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觀富父終甥摏長狄僑如狼瞫斬秦因子

南擊子晳長魚矯殺郤犨皆以戈可見總之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人持其一足矣若盾則夫人有之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朴北面誓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戎僕及馭夫也孔疏周禮戎僕掌馭戎車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馭夫掌馭從車使車從車戎車之副使車驅逆之車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孔疏趣馬職掌駕說之頒頒謂貴賤等列也既駕之又為

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整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孔疏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通帛曰旜雜帛曰物龜蛇曰旐鳥隼為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屛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也孔疏春蒐用田獵之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冬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曰不用命者斬之此以軍法誓者必斬殺也高氏誘曰僕於周禮為田僕掌馭田輅七騶於周禮為趣馬田獵掌佐車之政級屛樹垣也衆當受

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屛外搢挿也朴所以教也挿置帶間誓告其衆 孔氏穎達曰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注空辟實也謂大閱空象治民之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也 孔疏軍吏諸帥師都遂大夫鄉遂鄉大夫郊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公邑大夫州里鄉中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縣鄙遂中縣正鄙師酇長及鄉之閭胥比長 方氏慤曰僕主車騶主馬載旌旐所以表識也旗物有九此止

言二舉其畧爾戎車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車以木車為正佐車為副各有等級故授之以級也掌次師田張幕故亦有屛王雖在野亦有内外之辨也朴夏楚也書言扑作教刑揷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之欲其不犯令必北面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馬氏晞孟曰為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以帛為之者始於太常終於旐以羽為之者始於旞終於旌言旌旐則他可知

存疑徐氏師曾曰周禮有司表貉誓民鄭據此以有司為大司徒案大司徒不可謂之有司而搢朴誓衆亦非大司徒之職司徒二字恐有誤

存異皇氏侃曰七騶種馬駕玉輅齊馬駕金輅道馬駕象輅戎馬駕戎輅田馬駕田輅駑馬駕宮中役車并總六騶者為七

案田以習戎金輅玉輅象輅非所當駕且尚强尚疾駑馬又安用之恐是天子六軍分别左右親軍虎賁

居中故為七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厲飾為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熊氏曰戎服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高氏誘曰是月天子尚武容服猛厲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主祠掌祀之官祭禽四方報其功也　孔氏穎達曰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以社以方　方氏慤曰厲

其容飾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祭禽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養也　李氏覯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

通論孔氏穎達曰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春時土方施生獵則以祭社為主夏時隂氣始起象神之在内獵則以祭宗廟為主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

案僕及七騶咸駕此班馬政之事執弓挾矢以獵此習五戎之事獲獸必資於兵駕車必資於馬咸駕是未獵之時先備事而致戒厲飾是方獵之時必親事而行禮習武之事皆在其中天子獵後諸侯百姓皆以次而獵習與班之政行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正義鄭氏康成曰伐木必因殺氣　高氏誘曰仲夏草木未成故禁燒炭至是斧斤入林乃燒之　方氏

愨曰黄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黄黄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為炭以禦冬寒故也　張氏虙曰炭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黄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

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墐為塗閉之辟殺氣也殺氣已至

有罪者即決之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供養不宜欲所貪嗜若熊蹯之屬非常食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坏户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户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春夏陽氣寛舒故雖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故悉收停之　黄氏震曰因蟄蟲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節

於奉已凡以順斂藏之義而已

通論張氏虙曰為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入秋以來孟則嚴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趣之桎梏之若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夫　董氏應暘曰漢陳寵奏月令孟冬之月趣刑獄毋留罪明天刑畢於立冬也仲冬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

謂靜且子丑之月行刑則殷周歳首流血所必無也魯恭言中孚十一月之卦君子以議獄緩死則至十一月宜緩死矣漢世斷死盡三冬至酷吏謂再展一月足吾事何哉此後世决囚所以常在秋後冬至前也　黄氏乾行曰祿秩濫恩供養僭踰若必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爵祿之典明貴賤之等自無此失縱或有之亦必隨即修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説恐未然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稻始熟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鼽音求嚏音帝解懈同又嚏呂氏春秋作窒淮南子下有九月官候其樹槐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夏令則未氣乘之行冬令則丑

氣乘之行春令則辰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極陰為外邊竟之象孔疏十二月二陽伏地下四陰在地上故曰極陰為外大寒之時地隆坼也巽為風孔疏辰卦直巽角主兵孔疏辰宿直角不居者象風行不休止也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干金故肺氣不通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竟之人不寧而土地為鄰國所分裂也春陽仁故煖風至而民懈惰木干金故師旅並興　方氏慤曰

水潦盛昌在季夏故大水水大水故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窒則欬金氣逆而發聲則嚏皆肺疾也肺屬金金生水反為水所勝則是疾生焉土地分裂嚴凝之氣所坼也氣暖則解緩寒則縮栗師興不居以少陽作之而動也　陳氏澔曰行夏令則為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則為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則為辰土之氣所應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